

肉蒲團小說 一名覺後禪



情痴及正道人編次

情死還魂社友批評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說法
談色事就色開端

詞云

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

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既放逐衰翁

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叢世間真樂地

既一作說

叢一作藥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肉蒲團小說二十回 鈔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清 情癡反正道人 編次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6
編號 D8651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1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肉蒲團小說二十回 鈔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第十三卷

双紅堂
小説
960

肉林圖

雙紅堂

科 2028

敘

壺天尺地耳。此中日月別具

晶瑩。前人握金為持玉杵。痛

群人之漆。黑也。於是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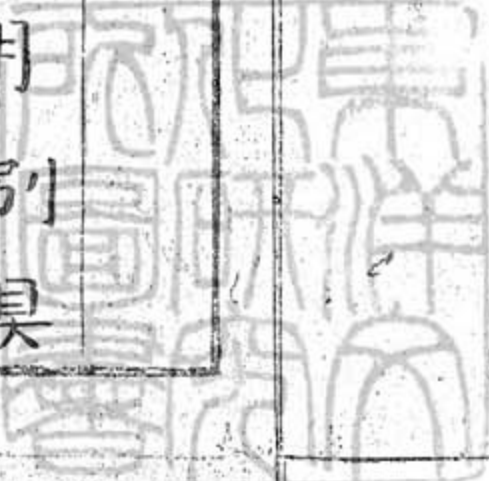
三藏西遊事。洪敷汪衍。筆

丹砂。言石髓。世人蓬詡

詡。謂此小說奇品。讀至開天

赫地。弄鬼屠妖。筋斗騰四天

之下。金箍撞百怪之顛。便貯



目凝神、掀髯咋舌、世間有此
孫悟空、神通滑溜、一至於此、
余從旁睨之、合掌嘆息曰、佛
佛錯認了也、唐僧那得真經、
即此便是迦葉撰文、曇花密
諦、熟讀西遊、何必再誦、衆同
契也、乃今情隱先生、通身具
眼、百孔飛香、取日膏、月汁、燒
成五彩于萬卷破爛之餘、自

躍自舞、一日拍案大叫、以為
糟粕、原屬神奇、迷川即是寶
筏、不必頭上加頭、屋尖漆屋、
一笑千金、便是三乘七寶、香
閨繡闥、可全慈室、慧門、踰垣
即能飛錫、穿穴、自會乘杯、睚
眦、不思、確、一、真、如、不、二、請、謝
勿見的、一戒律、無訛、於是捉
筆鏤空、呼蜃布架、寫而為肉

蒲團施羅大不得於有生之
事發揮之以盜情隱大有得
於無生之理擘寫之以賊鐵
圍高迥鐵船無渡關鑰重二
何處通霄一線不是饑鷹搏
兔餓虎擒羊手那得見金烏
東耀玉杵西輝其夜未央却
被此賊劈個天明地朗且崐
崙為諸山之祖賽之則更上

之孤嶠寂二可投得在皮布
袋否也余則進一偈曰卑賊
自竊家寶孤峯撞碎崑崙今
日雙丸炤破方知賊是家親
咦讀此書者猶作西遊小說
觀却又是行者騰空相去八
萬四千里之外矣
丁酉夏五之望鹵陵如二居
士敬題

肉蒲團小說目次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說法

談色事就色用端

第二回

禿頭陀空張皮布袋

小居士愛坐肉蒲團

第三回

道學翁錯配風流塔

端莊女情移輕蒲郎

第四回

宿荒郊客心悲寂寞

消長夜賊口說風情

第五回

選牛女嚴造花名丹 狗情面寬收雪鬢娘

第六回

飾短才漫誇長技 現小物貽笑大方

第七回

怨生成撫陽痛哭 思改心屈膝哀求

第八回

三月 獲修良朋月日一番喬賣美美婦

日傾

第九回

擅竒淫編持大體 分餘樂反白先籌

第十回

聆先声而知勁敵 留餘地以養真才

第十一回

穿窬豪傑浪揮金 露水夫妻成結髮

第十二回

補盪頭方成好事 因吃醋反結同心

第十三回



破釜焚舟除隱恨
卧薪嘗膽報讐讐

第十四回

閉戶肆歡娛隔牆有耳
禁人觀沐浴此處
真無銀

第十五回

司盟義讓激通霄樂
娉婦平分一夜歡

第十六回

真好事半路遭魔
活春宮連箱被劫

第十七回

得便宜因人瞞已
遭塗毒為己驕人

第十八回

妻子落凡塵明償積欠
弟兄淨窈窕暗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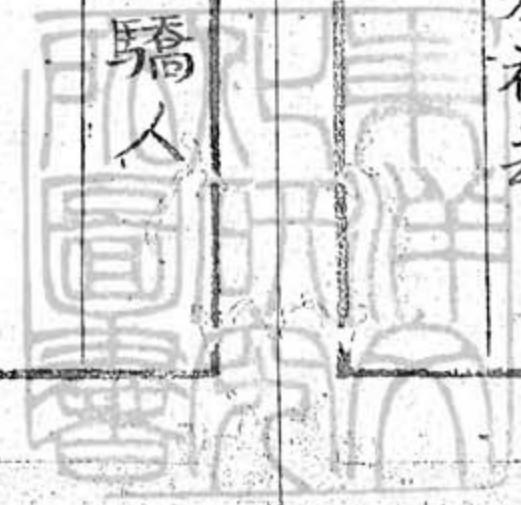
更前連

第十九回

孽貫已盈兩處香閨齊出醜
禪機將發諸般美色盡

成空

第二十回



布袋皮寬色鬼好雄奇攝人

旃檀路濶寬家債主住相

逢

肉蒲團小說一名覺後禪

卷之二

情痴及正道人編次

情死還魂社友批評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說法 談色事就色開端

詞云

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

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既曉放逐衰翁

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叢 世間真樂地

畫一作藥

既一作曉

小令二字一作詞
草一作單

笑來笑去還數房中，不比蕙華境，歡始愁終，得
趣朝リヤウニシテ燕カウ爾酣眠處，怕響晨鐘，掙眼看乾坤覆
載一幅大春宮

這一首小令名曰滿庭芳草，說人生在世朝ニ勞苦，
事ニ愁煩，沒有一毫受用處，還ナットモ虧タノシキ那太古之世，開天
闢地的聖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與人息ニ勞苦，
解ニ愁煩，還不至于十分憔悴，照拘儒說來，婦人腰
下之物，乃生我之門，死我戶，據達者看來，人生在世
若沒有這件東西，只怕頭髮還要早白，幾年壽，美還

要畧少幾歲，不信，但看世間的和尚，有幾個四五十
歲，髮根不白的，有幾個七八十歲，肉身不倒的，或者
說和尚雖然出家一般，也有去路，遠則偷婦人，近則
狎徒弟，也與俗人一般，不能葆元固本，所以沒壽，這
等請看京裡的太監，不但不偷婦人，連偷婦人的器
械都收拾了，不但不狎徒弟，連狎徒弟的把柄都沒
有，不論理就該ベシ少嫩ワカヨク，一生活上幾百歲，纔是為何面
上的皺紋更此別人多ハナハシ些，頭上的白髮更比別人早
些，名為公ニ實像婆ニ，京師之內，只有掛長壽扁額

太監与官者
與官同

公ニ老公
婆ニ先婆

的平人沒有起百歲牌坊的內相可見女色二字原於人無損只因本草綱目上面不曾載得這一味所以沒有一定的註解有說他是養人的有說他是害人的若喫這等比驗起來畢竟還是養人的物事他的藥性與人參附子相同而亦交相為用只是一件人參附子雖是大補之物只宜長服不宜多服只可當藥不可當飯若還不論分兩不拘時變儘飽吃下去一般也會傷人女色的利害與此一般長服則有陰陽交濟之功多服則有水火相尅之弊當藥則有

寬中解鬱之藥當飯則有傷精耗血之憂世上的人若曉得把女色當藥不可太疎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妖亦不可酷好未近女色之際當思曰此藥也非毒也胡為懼之既近女色之際當思曰此藥也非飯也胡為溺之如此則豈但陽不亢陰不閉世無亢札之民亦可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即于王者之政亦不為無助矣只是一件這種藥性與人參附子件一相同只有出產之處與取用之法又有些相反服藥者不可不知人參附子是道地者佳出產者服之無益

女色這件東西，倒是土產者佳，道地者不惟無益，且能傷人。何謂土產？何謂道地？現在的婦人，自家的事，不用遠求，不消錢買，隨手拈來，就是此之謂土產。任我橫眠倒睡，沒有阻撓，隨他叩戶敲門，不擔驚恐，既無傷于元氣，且有盛于宗祧，文感一番，渾身通泰，豈不謂之養人？艷色出于朱門，喬粧必須綉戶，家雞味淡，不如野鷺，新鮮舊婦，色衰爭似，圍籬少艾，此之謂道地。若見此等婦人，眠思夢想，務求必得，初以情概，繼將物贈，或踰牆而赴約，或鑽穴而言私，饒伊色

洲一作流

德

讀回語毛髮
俱鍊好色者
當銘座右

瞻如天，到底驚魂似鼠，雖無誰見，似有人來，川流汗少，而恐懼汗多，精液通從毛孔洩，兒女情長，而英雄氣短，鬚眉常為捉奸髡，試身不測之洲，立構非常之禍，暗傷陰陽，頭犯明條，身被殺氣，無償命之人，妻當存了，猶有失節之事，種二利一，慘不可當，可見世上人，于女色二字，斷不可舍近而求遠，揀精而摺肥，厭平常而求怪異，做這部小說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為世人說法，勸人窒慾，不是勸人縱慾，為人秘淫，不是為人宣淫，看官們不可認錯他的主意，說話

說話的
ヨビカシム

的你既要使人過淫室慾為甚麼不著一部道學之書維維持風俗却做起風流小說來看官有所不知但凡移風易俗之法要像大禹治水一般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其言易入近日的人情怕讀聖經賢傳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裡面一厭聞忠孝節義之事喜看淫邪誕妄之書風俗至一謂靡蕩極矣有心世道者豈可不思挽回若還著一部道學之書勸人為善莫說要使世上的人將銀錢買了去看就如好善之家施捨經藏的上般刊刻成書裝釘成套

包廝一作字廝

賠了帖子送他二不是折了包廝就是扯了吃烟那裡肯施捨眼睛去看取看不如就把色慾之事去勸動他等他看到津二有味之時忽然下幾句針砭之語使他瞿然歎息道好廿色之可知如此豈可不留行樂之身常遠受用而為牡丹花下之鬼務虛名而丟實際乎又等他看到明彰報應之處輕下一二點化之言使他幡然大悟道毒淫之必報如此豈可不留毒毒之身自家受用而為階珠彈雀之事借虛錢而還實債乎思念及此自然不走邪路不走邪路自

然夫愛其妻、敬其夫、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此之謂就事論事、以人治人之法。不但做稗官野史之人當用此術、就是經書上的聖賢亦先有行之者。不信、但看戰國之時、孟子對齊宣王、總說王政、那宣王是声色貨利中人、王政非其所好、只隨口贊一句道、善哉言乎。孟子道、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宣王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就把公劉好貨一段、做人家的話去、引進他。宣王又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說到這一句、已甘心做桀紂之君、只當寫个不行王政

的回帖、不若把個導學先生、就要正顏厲色規諫他。道、色荒之事、從古帝王、具有規箴。庶人好色、則亡身。大夫好色、則失位。諸侯好色、則失國。天子好色、則亡天下。宣王若聞此言、就使口中不說、心上畢竟回覆。他道、這等寡人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用先生不着了。誰想孟子却不如此、反把大王好色一段、風流佳說法、句住他、使他聽得與致勃然住手、不得想太王在走馬避難之時、尚帶着姜女、則其生平好色、一刻離不得婦人。可知如此淫蕩之君、豈有不喪身亡國之

如此看書真
是必然之理
却從未讀書
人都未經道

道果包攬吃
烟者皆撒攬
書也
撒攬初吃時
苦回味好

理他却有个好色之法使一国的男子都带着婦人
避難大王與姜女行樂之時一国的男子婦人也在
那边行樂這便是陽春有脚天地無私的主化了誰
人不感頌他還敢道他的不是宣王聽到此處自然
心安意肯去行王政不復再推寡人有疾不然焉知
他不又把寡人好酒寡人好氣的套話未諫遜的番
孟子這段機權真是火裡生蓮的看官買去當經史
讀不可作小說觀凡過叫看官處不是釘砭之譏就
是點化之言須要留心體認其餘形容文媿之情摹

寫房幃之樂不與近于淫褻總是要引人看到收場
必終知結果終識驚戒不然就是一部撒攬書後來
縱有回味其如入口酸齆人不肯咀嚼何我這番形
容摹寫之詞只當把束肉裹着撒攬引他吃到回味
處也莫厭攤頭繁繁本事下回便見

評

這部小說惹着極矣吾知書成之後普天之下
無一人不買無一人不讀所不買不讀者惟道
學先生耳然而真道學先生未有不買不讀者

獨有一種假道學、要以方正欺人、不敢買去讀耳、抑又有說彼雖不敢自買、未必不倩人代買、雖不敢明讀、未必不背人私讀耳。

第二回

禿頭陀空張皮布袋 小居士愛坐肉蒲團

詩云

慾海微茫似不深 却同弱水比浮沈

饒伊輕似蜻蜓翼 點着波痕沒處尋

話說元朝致和年間、括蒼山中有一個頭陀法名正一、道號孤峰、他原是處州郡學一個噪名諸生、只因性帶善根、生下來彌月之時、在襁褓之中、不住的呀咿、ソラニヨム就像學生背書一般、父母不解其故、有個行脚

僧上門抄化見了鬢抱在手中似啼非啼似笑非笑
僧人側耳聽之說他念的是楞嚴大藏真經此子乃高
僧轉世就向他父母乞為弟子父母以為妖言不信大
來教他攻習拳業雖則一覽數行過目成誦怎麼功名
之事非其所願屢次棄儒學佛俱被父母痛懲而正不
得已出來應試垂髫就入泮入泮就幫補及至父母亡
後他待三年眼闕將萬金家產盡散與族人自己縫
一個大皮袋盛了木魚經藏等物落去頭髮竟入山
修行知道的稱為孤峯長老不知道的只呼他做皮布

袋和尚他的修行與衆僧不同不但酒肉淫邪之事
戒得甚堅就于僧家本等事業之中也有三戒那三戒
不募緣 不講經 不住名山

人問他為甚麼不募緣他道學佛之事大抵要從苦
行入門須不住的勞其師骨餓其體層使饑寒之慮
日迫饑寒之慮日迫則淫慾之念不生淫慾之念不
生則穢濁日去清淨日來久之自然成佛連經也可
以不必念况也可以不必持也若還不耕而食不織
而衣終日靠着施主拿來供養腹飽則思同步體煖

筋
請看三種議論
有隻字經人道
過否即此便知作
者是何的襟是
何見解豈作說
之人哉



藏一作穢

則愛安眠問步而見可慾安眠即成夢想無論學佛不成種一落地獄之事不求而自至矣我所以自食其力戒不募緣人問他為甚麼不講經他道經藏上的言語是佛菩薩說出來的除非還是佛菩薩總解得出其餘俗口講經猶如痴人說夢經一番詮釋多一番支離當初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夫以中國之人讀中國之書尚且不敢求其甚解況以中國之人讀外國之書而可妄如翻訳乎我不敢求為佛菩薩之功臣俱免為佛菩薩之罪人而已以此知愚字拙

戒不講經人又問他為何不住名山他道修行之人須要不見可欲使心不乱天下可欲之事不獨在聲色貨利之中就是適體之清風娛情之皓月悅耳之禽鳥可口之薇蕨一切可愛可戀使人低徊不能去者皆是可欲一居勝地便有山靈水怪引我尋詩使人撇不下當年筆墨斗室風姨攬人入定使我坐不安子夜蒲團所以入名山讀書者學業不成入名山學道者名根難淨況且那一處名山沒有燒香的女子隨喜的仕官月明柳翠之事乃前事也我所以撇

寫

活游地獄則死入
天堂乃僧家至理
今之考僧者皆享
盡天堂之福欲
他日

了名利来住荒山不過要使耳目之前無可沾帶的
意思問者深服其言以為從古高僧取巧未發他只固
有此三戒不求名而名日彰遠近之人發心皈依者
甚多他却不肯輕收弟子要察他果有善根絕無塵
念者方纔剃度畧有一毫信不過使拒絕不收所以
出家多年徒弟甚少獨自一個在山澗之旁構幾間
茅屋耕田而食汲泉而飲一副對聯貼在屋柱上
道

學佛無安樂身須活遊遍一十八層地獄

參禪非容易事問已坐破幾千百个蒲團

即此一聯便見他生平的苦行一日秋風蕭瑟木脫
蟲吟和尚清晨起來掃了門前的落葉換了佛前的
淨水裝香已畢放下蒲團就在中堂打坐偶然忘乃
閉關忽有一女年書生帶兩個家僮走進門來那書
生的儀表生得

神如秋水態若春雲貌抓潘安腰同沈約面不
傅粉而白哲有如婦人唇未塗脂而紅艷宛同
处女眉長能遇目體弱不勝衣戴一頂漆黑緇

紗中雅稱面龐如冠玉，穿一軸鮮紅刺絲履，怪移
脚步似凌雲。

這是他直身的後偈，合体的風流，還不過言其大概。
若把他五官四肢逐件形容起來，就做幾十節眠，幾
百首贊也還摹抓不盡。別的雖然秀麗，還與人相去
不還，獨有那雙眼睛，更覺生得異樣。志見他異樣有
西江月詞為証。

西颯細如織玉，雙眸湛比寒晶。瞳人黑白太公
明，光焰常流不定。遇見男兒似白一逢女子

偏青常嫌阮籍欠多情，不作紅顏水鏡。

這種眼睛，就是世上人的所說的色眼。有色眼之人，大
約不喜正觀，偏思邪視。別處用不着，惟有偷看女子
極是專門。他又消逝近身，隨使隔幾十丈路，只消把
眼光一瞬，便知好醜。遇看好的，就把服色一丟，那婦
人若是正氣的，低頭而過，不看到他臉上，乘這眼色
就丟在空處了。若還世上有色眼婦人，有男子一樣
毛病的，那邊丟來，這邊丟去，眼角上遞下情書，就鬧文
不得了。所以不論男子婦人，但生下這種眼睛，就不

是吉祥之兆。喪名敗節，皆由于此。看官們的尊目，若有類此的，不可不慎。披彼時這書生走進門來，對佛像拜了四拜，對和尚也拜了四拜，起來立在旁邊，端然不動。和尚起先在入定之時，不便回禮，直待完了工課，方纔走下薄團也，深二回了四拜，送坐已定，就開口問其姓名。書生道：弟子乃遠方之人，世遊蕪浙中，別号未央生。聞得師父乃一代高僧，兩間活佛，故此齋戒沐浴，前來拜仰。說話的你方纔說和尚問其姓名，他為何不稱名不道姓，却說起別号來？看官要記

得元末之時，士風詭異，凡是讀書人不喜稱名道姓，俱以別號相呼。故此人都另有個表德，有稱為某生的，有稱為某子的，有稱為某道人的，大約少年者稱生，中年者稱子，老年者稱道人，那表德的字眼也各有所義，或是情之取鍾，或是性之所近，隨所稱二字以命名，只要自己明白，不必人二共曉。書生只困性耽女色，不喜日而喜夜，又不喜後半夜而喜前半夜。見詩經上有夜如何，其夜未央的兩句，故此斷事取義，各名為未央生。當時和尚見他稱譽太過，愧不敢當，回

了幾句謙遜的話其時瓦鐺之中齋飯已熟和尚見他徒步遠來必然饑餓就留他吃了晨齋兩個對坐談禪機鋒甚合原來未央生性極聰明不但精研拳業凡三教九流之書無不流覽這禪機裡面別人千言萬語忝不透的他只消和尚提頭一句就徹底了然和尚口中不說心上躊躇道好個有知識的男子只怪造化賦形有錯為何把一副學佛的心胸配一個作孽的相貌我看他形容察他拳止分明是個大色鬼若不把他收入皮布袋中將來必致鑽穴踰牆

擇一作悖

釀禍閨闈天地間不知多少婦人受其塗毒我今日不見則已見了搆亂之人而不為衆生弭亂非慈悲之道也即便他孽根已固不可動移我亦自盡其心而已就對他道貪僧自從立心度世以來這雙眼睛閱人多矣那此愚夫愚婦不肯向善的固不足道就是走來參禪的學士聽法的宰官也都是皆門外漢大抵悟禪與悟道是兩種聰明悟道易悟禪難在傳教中聞一知十的走到佛教中來只好聞一知二誰想賢居士竟有如許早明以此學禪不數年可登三

証一作註

味人生在世易得者是形体難得者是性靈易過者是時光難過者是劫數居士帶了作佛的資性來不可走到鬼魅路上去何不乘此朝氣未散之時割除愛慾入空門貪僧雖是俗骨凡胎猶堪作他山之石果能發此大願力記此大因果百年以後上可配享子僧伽下亦不致聽命于圖利居士以為何如未央生回覆道弟子逃禪之念蓄之已久將來少不得要歸此法門只是弟子尚有二願未酬難于擺脫如今年紀尚幼且待回去畢了二事安享數年不枉為

筆一作篆

人一世到那時節然後來摩頂皈依未為晚也和尚道請問居士有那二願莫非是要筆名天府下酌所學立功異域上報朝廷麼未央生搖頭道不是功名二字雖是讀書人分內事然而必得者少不得者多當初劉蕡也曾下第李白亦平登科即有心中之才也須必中之命弟子豈能自司其命乎就是建功立業也有個大數若還天不容你建功人不許你立業縱有武穆之忠關雲長之義只好自盡其心自棄其身而已豈能必其有濟于國家這些名利關頭弟

惟岳名鵬萃
謚武穆

說性一作說性

子倒看得破所願不在此和尚道這等居士所願者畢竟是何處未央生道弟子所願者乃是自己力量做得來自己心上信得過不是妄想不是難得的事不瞞師父說弟子讀書的說性聞道的悟性行文的筆性都是最上一流當今這些各士不過是勉強的筆性都是最上一流當今這些各士不過是勉強的記誦移東換西做幾篇窩稿刻一部詩文就要樹幟詞壇縱橫一世了總弟子看來都是些假借要做真名士畢竟要讀盡天下異書文書天下奇士遊盡天下名山然後退居一室著書立言傳于後世幸而掛下名榜也替朝廷做些事業而一之禍不齊夫子牖下亦不失為千古之人故此弟子心上有私語二句道

要做世間第一個才子

初尚道這是第一句了那第二句呢未央生正待開口又後吞聲却像怕和尚笑他不好說出的意思和尚道第二句居士既然怕講待貧僧替說了罷未央生道弟子心上的事師父那裡說得出和尚道且待貧僧說來若還不是情願受罰只是說着了居士不

要假推不是未央生道師父若說得着不但是菩薩
又是神仙了正要求你指引逆途豈敢遁辭推託和
尚不慌不忙從容說道

要娶天下第一佳佳人

未央生聽了不覺目睜口呆モウラ定了半晌音旁方纔陪笑道
師父真異人也這兩句私語是弟子心上終日念的
師父竟像聽見的一般一口就猜音才切着了和尚道豈不
聞人間私語天聞若雷トウラ半未央生道論起理來情慾
之言不該對着法座講只是師父說到此處弟子不

瞞
暗橫本反

敢不以實告不瞞師父說誤誤弟子道心尚淺慾念方深
從古以來佳人才子四个字再分不開ハレズ有了才子定
該有佳人作對有了佳人定該有才子ハレズ成雙當今絕
色佳人弟子常不曾見常見畧有幾分姿色的婦人
都配着醜陋男子不能不為紅顏抱恨弟子的才華
且不小心說就是相貌也不差時常引鏡自照就是潘
安衛玠生在今時弟子也不肯多讓天既生這等一
個男人豈不生那般一個女子相配如今世上若沒
有佳人則已倘或有之求佳偶者非弟子而誰故此

全一作生

饒丘坎及企

弟子年過二十尚未定親見不肯辜負才貌的意思待弟子回去覓着佳人成了配偶生一子以繼宗祧那時節良願已醉無復他想不但自己回頭亦將勸化室人同登彼岸師父以為何如和尚聽了半晌不言冷笑一声方纔回覆道這等說來居士的念頭一毫不差只是全人造物的天公老大有些不是若把一副醜陋形骸付與居士居士具一點不味之靈或者反能歸于正果所以古來之人常有癩疾瘋症手折脚殘因受天刑成仙作佛者就是這種道理居士是因

賦形之時天公忒驕繼了些就如父母愛子一般幼小時惟恐損傷皮肉恣壞惟情不忍打他一下罵他一句兒子大來只說皮肉性情是天地生成的父母養就的必無損壞之日所以任意去為非作歹犯下罪來受官府之鞭笞遭朝廷之刑戮方恨父母驕縱太過致有今日這副細嫩皮肉嬌傲性情不是好祥瑞也居士因你的相負是弟一個才子就要去尋第一位佳人無論佳人可得不可得就便得了一位只恐這位佳人他額角上不曾註寫弟一的

諸向自向釋以未
隨你那一位高僧
說法那一部小說
勸人有如此明白
透徹使人喜聽
樂從否即欲不
以奇書目之其
可得乎

兩個字你見了強似他的又要翻起案來那好似這
一位的佳人若與居士一般生性不肯輕易嫁人要
等弟一个才子的居士還好聚來作妾万一有了良
人居士何以處之若斷了妄想依舊不曾聚得弟一
位佳人若費千方百計求遂所願則種墮地獄之
事從此出矣居士還是要墮地獄乎上天堂乎若甘
心墮地獄只管去尋弟一位佳人若還要上天堂請
收拾了那些妄念來跟老和尚出家未央生道師又
起先的話都說得津津有味只是天堂地獄四个字

未免有些落套不似高僧之言參禪的道理不過是
要自悟本末便身子立在不生不滅之處便是佛了
豈真有天堂可上乎即便有些風流罪過亦不過玷
辱名教而已豈真有地獄可墮乎和尚道為善者上
天堂作惡者墮地獄果然是兩句套話只是你們讀
書人事俱可脫套惟有修身立行之事那些舊套
子一毫也脫不得無論天堂地獄明不不爽即使沒
有天堂不可不以天堂為向善之階即使沒有地獄
不可不以地獄為作惡之戒你既然厭聞套話我且

有一作是

去了將來的陰報來說現在的陽報只是說來說去少不得又有套話起頭古語二句道

我不淫人妻 人不淫我婦

這兩句是說來極陳極腐極平常的套話了只是也上貪淫好色之人不曾有一個脫得套去淫人妻者妻亦為人所淫汚人女者女亦為人所汚若要脫套只除非不毒不淫則已若要其淫少不得要被套話說着居士還是要脫套乎要入套乎若要人套只管去尋弟一位佳人若要脫套請收拾了那些毒念來

跟老和尚出家未央生道師又這些言語極講得透徹只是為愚蒙者說法不得不講个尽情使他聽得毛骨竦然纔知警戒若對我輩說理恐亦不必如此天公立法雖嚴行法亦未嘗不恕毒淫必報者雖多其淫不報者亦未嘗不少若還挨家逐戶去訪緝其淫一人妻女者亦使其妻女償人淫債則天公亦甚褻矣揔之巡環之道報施之理大概不爽為不善者不可不知這就是勸化的大題目了何必如此膠柱和尙道照居士這等誤來世上的毒淫亦有不報的

麼只怕天公立法並不曾使人漏網。或者居士的耳目忠厚畧有使人漏網處。批貪僧看來。淫人妻女而不報者。古今並沒有一個書史取載。俗口相傳者。盈千累萬。我出家受戒之人。不使出之于口。居士請誠思之。但是淫人妻女。是得便宜的事。昔對人說。故知道的多。妻女被淫。是失便宜的事。不肯對人說。故知道的少。內中還有妻瞞其夫。女瞞其父。連自家也不知道。還說姦淫之報。必無此事。直到蓋棺之後。方信古語不誣。到那時節。這句了悟的話。又對人說不出。

了無論姦了人的妻女。總以妻女償人。淫債只姦淫之念一動。此時妻女之心。不知不覺。也就有許多姦念生出來了。譬如自家的妻子。生得醜陋。不同與他文媠之時。不十分起與心上。想着日間所見的標致。女子起妻子。權當了他自取其樂焉。如此時妻子心上不嫌丈夫醜陋。想着日間所見的標致。男子地文夫。權當了他自取其樂。此等事家。一有之人。一有之。雖無損于冰霜之挹。頗有傷于匪石之心。亦男子好淫之報也。拳心動念。尚且如此。何況身入其室。體厭

不同一作夜間

起一作把

知

其層而鬼神不見造物不嘆使其妻子為完者全節
之婦乎貪僧這些言語都不是套話居士以為然否
未央生道極講得入理只是一件還要請問師父有
妻有女者淫了人的妻女還有妻女相報倘若是個
無妻無子的光棍沒兒沒女的獨夫淫了人的妻女
了人的女把甚麼去還債這天公的法度也就行不
去了還有一說一人之妻女有限天下之女色無窮譬
如自家只有一兩個妻女一兩個兒女却淫了天
下無限的婦人即使妻女壞事也就本少利多了天

公將何以處之和尚見他說到此處知道是塊頑石
推移不動的了只得用個半放半收之法就對他道
居士談鋒甚利貪僧媿不敗當只是這種道坤理說
無憑直待做出來方見明白居士請回待娶了住人
之後從肉蒲團上恭請出來方有實際貪僧自此以
後不敢再饒舌矣只是一件居士有超凡入聖之具
登峯造極之資貪僧實不忍捨萬一到豁然大悟之
後還要來惠顧貪僧商量歸路不要因貪僧之言不
幸而中相見無顏竟自割絕了貪僧從明日起終朝

域目而得說罷裁半幅殘紙提起筆來寫五言四句的一首偈道

請拋皮布袋 去坐肉蒲團

須及生時悔 休嗟已蓋棺

將來折做步折遞與他道。褒笨頭陀不識忌諱偈語

雖然太激實出一片婆心。屈居士留之以為後日之

驗說完立起身來竟像要送他的意思。未央生知道

見絕不便留連。又重他是個高僧不敢悻悻而去。只

下無限的婦人即使妻女壞事也就本少利多了。未

海漁他日重來尚祈收納說罷依舊跪下來拜了四

拜和尚也一般回禮送他出門又叮嚀了幾句方纔

分別和尚的出處此回已盡後面只說未央生迷戀

女色之事不復再叙孤峯其要識高僧結果直到末

回始見

評

未央生是一本戲文的正生孤峯乃末脚也但

人執筆定將未央生說起引孤峯作過客此是小

說家正派此獨首叙孤峯極其詳悉使觀者疑

廣雅粗率宋書王徽傳字



孤峯後來或有淫行誰料却太不然直到打坐
參禪忘記閨門處終露出正意來使人捉摸不
定此從來小說之變體乃作者闢盡窠臼處即
使他人用此法又必使顯旨錯亂頭緒紛然使
觀者不弁誰實誰主此獨眉眼分明使人看到
入顯處使自了然末後數語又提清線索不復
難為觀者真老手也水滸而外未見其儔有謂
與金瓶伯仲者無乃淮陰降灌乎



所入集
圖研洋
書究

所入集
圖研洋
書究

所入集
圖研洋
書究